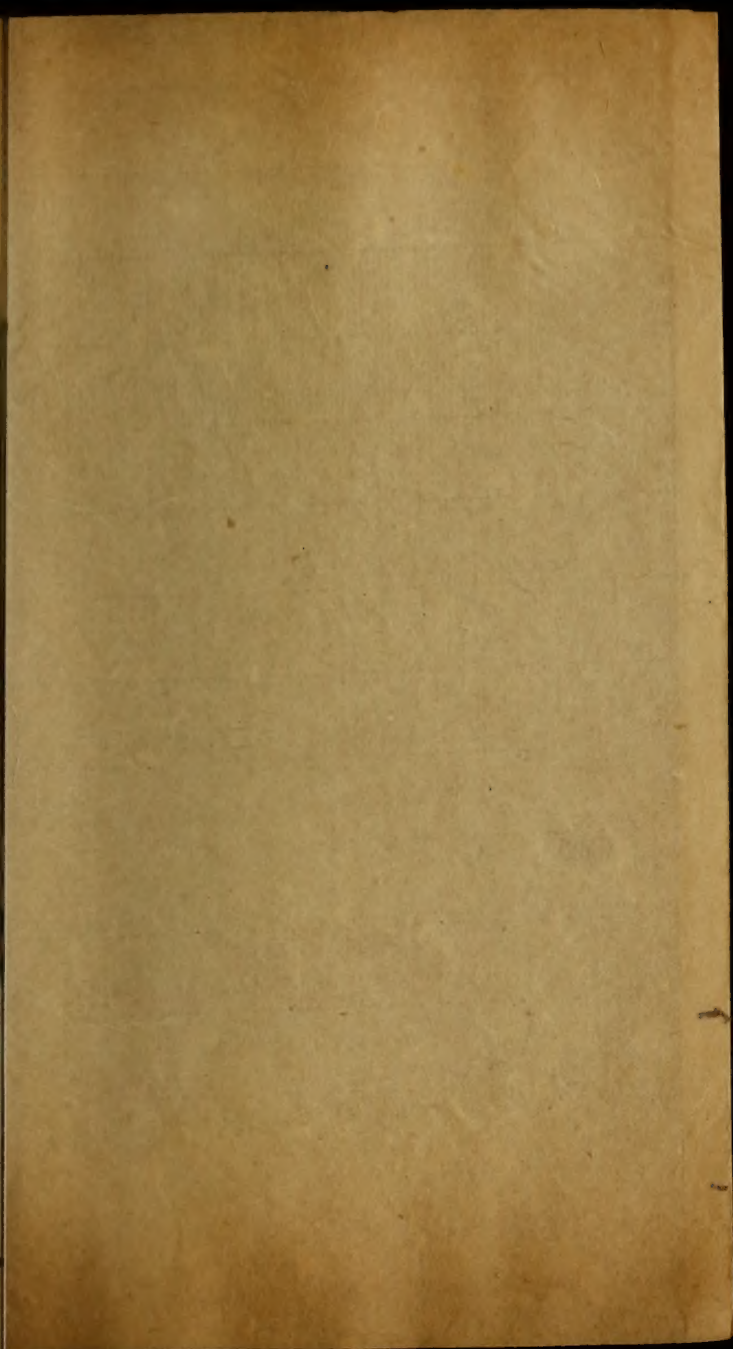


AE
2
L37
1773
V.10

EAST ASIAN LIBRARY
RM 8049 ROBARTS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CANADA M5S 1A5



七修類藁卷三十二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上意殊句同

唐崔道融題班婕妤好口寵極辭同輦恩深棄後宮自
題秋扇後不敢怨春風曹鄴題庭草曰庭草根自淺
造化無遺功低回一寸心不敢怨春風元陳自堂題
春風曰着柳成新絲吹桃作故紅衰顏與華髮不敢
怨春風三詩句意相似而工拙自異首詩婉轉含蘊

着題說到不怨處第二詩婉轉亦工似無蘊藉矣第三詩直致全無唐人氣味若曰元詩巧而成唐晚風信乎哉

感慨詩

嘗記劉後村詩云刮膜良方直萬金國醫曾費一生心誰知鬢髻攜籃者也有盲人問點鍼又高駢詩云鍊汞燒銀二十年至。今身在藥爐邊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二作立意相同借喻婉轉感嘆不遇深矣

顏魯公詩

宋李無悔東坡友也有讀顏魯公碑詩云平生肝膽
衛長城至死圖回色不驚世俗不知忠義大百年空
有好詩名予以詩字改書字尤得其實

集句

集句起於宋荆公曼卿可謂絕唱予幼時嘗見襄府
紀善長樂戴天錫維壽所著羣珠摘粹板鏤浙藩皆
集唐宋元人之詩爲律對偶親切渾然天成亦可影
響王石今板毀矣不知海內尙存否又吾杭沈履德

行有集古宮詞梅花等詩今行於世似不及於戴然
讀之亦有宛然天成全無斧鑿痕者後聞沈有集古

藁式分門摘句先已排定起聯結句但臨時咏何事

卽攢成之耳但不知戴亦如此否耶今特錄戴二律

用書於左以見其工緻題諸葛孔明像云鐵馬雲騅

久絕塵

溫飛卿

稱吳稱魏已紛紛

曾南豐

平生艱苦思興

漢

元吳

一段清真盡屬君

陸龜蒙

自願勤勞甘百戰

楊巨

源

莫將成敗論三分

元吳

晴窗寫罷出師表

陳衆仲

目

斷西南日暮雲

元吳

秋閨云久病情懷偶自如

元王中

挑燈細讀寄來書

元范德機

蒼茫嶺海三年別

朱元晦

彷彿

塵埃數字餘

蘇東坡

月墮簷牙人睡了

周美成

風生荷葉

酒醒初

林霽山

分明更想殘宵夢

吳商浩

夢裡頻頻却見

渠

王十朋

碧落香銷蘭露秋

溫庭筠

銀河依舊隔牽牛

元郝

常清風未許同攜手

譚用之

好月那堪獨上樓

同歸信

幾番勞遠夢

高鼎王

愁心一倍長離憂

李從一

玉顏自古

爲身累

歐陽永叔

畫向丹青也合羞

花蕊夫人

觀此真可謂化

腐成奇豈直雕蟲小技而已耶予每每羨之嘗集五

言者亦庶幾也至於七言長篇似亦難工嘗因顧都

憲璘寄命集句遂以四律贈之人謂畫出一東橋也

蓋顧言峻行直豪傑之士每輕爵求養又忤當道而

爲所劾於瑛獨有相知之雅焉故四首皆實事也今

亦錄于左海內文章伯如公有幾人直辭才不世爽

氣見殊倫處士禰衡後居官召伯隣高名前後事直

取性情真皆唐杜甫句惟第六帝念深分圖杜甫殷憂

遣使臣李嘉祐白雲常滿目皇甫冉落日恐行人賈島上疏

乞骸骨杜甫高堂有老親岑參終能成大孝王若虛用意始

知神杜甫達人輕祿位魏野際遇復清朝柳道傳貝錦無停

織甫杜寒松竟後凋甫杜本心如日月黃山谷來往任風潮

甫杜應笑靈均恨許渾何須強問鴉韓退之相望東橋別韋

物蒼茫歲暮天孟浩然酒闌更鼓起王仲通夜久燭花偏

甫杜別路千餘里王勃從今又一年劉長卿虎頭金粟影甫杜

懷德自潛然王勃又李憲長崧祥分巡山西時四年之

寇一日擒絕朝廷有金帛之賜焉亦贈四律次第其

事云戎馬交馳際甫杜瘡痍府庫貧甫杜關河三晉路甫皇

曾門戶幾憂辛趙由儕殺氣橫千里李白烽烟望五津王勃

那堪正漂泊孟浩然回首一傷神甫杜寇虐動西垠張華殷

憂遣使臣李嘉祐十年不解甲杜甫何日小康辰張說前後

徒言隔王維驅馳喪我真杜甫還聞獻士卒杜甫餘孽尚紛

綸杜甫飛檄佇文雄楊炯登壇拜總戎岑參犒兵隨拒後梁簡

文諸將指揮中韋應物玉帳初鳴鼓周昂天山早掛弓杜甫

擊轅歌至世宋謝莊天地荷成功岑參文武成功後韓退之

崇恩降紫宸李嶠榮光披錦繡常袞賜予出金銀杜甫安石

名高晉杜甫廉頗出將頻杜甫無由覩雄畧杜甫聊爾一呻

吟劉昂

化綿衣疏

吳天祐江西豐城人寄食於杭東塘陳廷彩家冬無
衣絮陳子蒙調之曰能作疏文當爲化主乃作疏曰
伏以捉衿露肘誰憐子夏之貧冬暖號寒可免昌黎
之嘆含羞在已貽笑於人切念天祐半生若蟻一拙
如鳩身常苦饑寒頗類吟詩之賈島志不在溫飽愧
非及第之王曾雖字頗能識而書頗能讀然寒不能
衣而饑不能食灑橋踏雪難堪手足之凌兢剡木乘
舟無奈身心之顛掉鄴侯萬卷亦徒耳范叔一寒如
此哉幸托身依桑柘之鄉而長者擅絲綿之利深筐

大箔價輕千鎰之黃金溫璽柔綿色瑩三冬之白雪
眼見之而忽熱心欲之而難言既民胞物與之同然
豈推食解衣而不可惠而好我實爲道誼之交勉爾
求人不覺言辭之拙分我一團和氣奈他千載歲寒
高誼難忘服之於膺而佩之於背衆輕易舉與不傷
惠而取不傷廉袁安免僵臥於洛陽師道不忍寒於
郊祀若肯結緣秀士也勝布施山僧十謁朱門何畏
滿頭之風雪一吹鄒律頓回幽谷之陽春通告斯文
圖成善事謹疏陳氏父子遂勸習舉子業爲之占籍

仁和後膺甲子鄉薦而陳氏之門自是無祐之跡矣

△茅誦詩

鄆縣城東有舊祠。晁旒遺像儼容儀。母賢昔著三遷教。子聖今爲百世師。故里尙存羞俎豆。新碑還刻斷機絲。焚香拜手登車去。千古無忘義利辭。此鄆縣孟子祠碑詩也。乃建文時泰興茅誦音曹所作誦字大芳後死節靖難觀結句已可占知爲人。今世止知其字雖志亦然。聞碑已刻去年號餘字似亦有損。吾友曹進士過而錄回。子特置藁。

△楊柳枝

楊柳枝卽古折楊柳枝義也本歌亡隋之曲故陳子
昂有詩云萬里長江一帶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
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去不回劉禹錫曰揚子江頭
烟景迷隋家宮樹拂金堤嵯峨猶有當時色平蘆波
中水鳥棲又韓琬云昌樂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
春風晉和凝云萬枝枯槁怨亡隋似弔吳臺各自垂
是也後白居易有愛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故嘗爲
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旣高邁小蠻方豐

豔乃作楊柳枝辭以托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
金色軟於絲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及
宣宗朝國樂唱是辭帝問誰製永豐在何處左右具
以對時永豐坊西南角園中有垂柳一株柔條極茂
因命使取二枝植禁中居易感上知名且好尙風雅
又作一章云一樹飄殘委泥土雙枝榮耀植天庭定
知玄象今春後柳宿光中添兩星故後盧貞等和其
題曰一樹依依在永豐兩枝飛去杳無踪玉皇曾採
人間曲應逐歌聲入九重劉禹錫曰塞北梅花羌笛

吹淮南桂樹小山詞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
柳枝此自是爲白氏楊柳枝而作也今人渾爲一題
莫知其故而六朝樂府收之亦不辯也不然樂天之
前已有其詩可知矣及唐人咏此題極多偶爾記憶
因錄出其一韻者置之于左庶可以見先賢用意之
工拙也劉禹錫詩云花萼樓前初折時美人樓上鬪
腰肢如今拋擲長街裏露葉如啼欲恨誰城外西風
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惟有垂
楊管別離白居易曰紅板橋邊青酒旗館娃宮暖日

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韓琬曰枝
鬬纖腰葉鬬眉春來無處不成絲灞陵原是多離別
少有長條拂地垂溫庭筠曰陌上河邊千萬枝怕寒
愁雨盡低垂黃金穠短人多折已恨東風不展眉楊
巨源曰江邊楊柳綠烟絲立馬煩君折一枝惟有東
風最相惜慙慙更向手中吹然當時傳誦惟劉白爲
最而晚唐薛能又謂劉白之句雖有才思似太拘僻
且宮商不高遂作十九首以壓之今亦舉一韻者二
首以見工拙潭上江邊嫋嫋垂日高風靜絮相隨青

樓一樹無人見正是女郎眠覺時又曰劉白蘇臺總
近時當時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
一首詩其妄自尊大如此以今較之豈能追劉白醜
藉之萬一耶又古有折楊柳行可謂甚古謝靈運嘗
一作之餘不多見也復有月節折楊柳雖是古辭則
似近於唐人意矣

楊太后宮詞

瑞日曛曛散曉紅乾元萬國珮丁東紫宸北使班纔
返百辟同趨德壽宮元宵時雨賞宮梅恭請光堯壽

聖來醉裏君王扶上輦
鑾輿半仗點燈回柳枝挾雨
握新綠桃蕊含風破小紅
天上春光偏得早嵯峨宮
殿五雲中溶溶太液碧波翻
雲外樓臺日月閑春到
漢宮三十六爲分和氣到
人間曉窻生白已鶯啼啼
在宮花第幾枝煙斷獸爐香
未歇曲房朱戶夢回時
一簾小雨怯春寒禁籞深沉
白晝間滿地落花紅不
掃黃鸝枝上語綿蠻上林花
木正芳菲內裏爭傳御
製詞春賦新翻入宮調美人
羣唱捧瑤卮海棠花裏
奏琵琶沉碧池邊醉九霞
禁籞融融春日靜五雲深

護帝王家後院深沉景物幽奇花名竹弄春柔翠華
經歲無遊幸多少亭臺廢不修天中聖節禮非常躬
率羣臣上壽觴天子捧盤仍再拜侍中宣達近龍床
水殿鈎簾四面風荷花簇錦照人紅吾皇一曲薰絃
罷萬俗洽洽解愠中繞堤翠柳忘憂草夾岸紅葵安
石榴御水一溝清澈底晚涼時泛小龍舟薰風宮殿
日長時靜運天機一局碁國手人人饒處著須知聖
算出新奇宮殿鈎簾看水晶時當庚伏熾炎蒸翰林
學士知誰直今日傳宣與賜冰雲影低涵栢子池秋

聲輕度萬年枝要知玉宇涼多少正在觀書一夜時
瑣窗宮漏滴銅壺午夢驚回落井梧風遞樂聲來玉
宇日移花影上金鋪涼生水殿樂清遊釣得金鱗上
御鈎聖德至仁元不殺指揮皆放小池頭涼秋結束
鬬尖新宜入毬場尚未明一朵紅雲黃蓋底千宮下
馬起居聲秋高風動角弓鳴臂健常嫌斗力輕玉陛
纔傳看御箭中心雙中謝恩聲思賢夢寢過商宗右
武崇儒治道隆總攬權綱求治理羣臣臧否疏屏風
用人論理見宸衷賞罰刑威令至公天下監可二千

石姓名都在御屏中家傳筆法學光堯聖草真行說
兩朝天縱自然成一體漫誇虎步與龍跳泛索坤寧
日一羊自從正位控辭章好生躬儉超千古風化宮
嬪只淡粧擎鞠由來豈作嬉不忘鞍馬是神機捧韁
絕尾施新巧背打星毬一點飛宮槐映日翠陰濃薄
暑應難到九重節近賜衣爭試巧綵絲新樣起盤龍
角黍冰盤餽飣裝酒闌昌歆泛瑞觴近臣誇賜金書
扇御侍爭傳佩帶香一朵榴花插鬢鴉君王長得笑
時誇內家衫子新翻出淺色新裁艾虎紗簾幙深深

四面垂清和天氣漏聲遲中宮閣裏催繅繭要趁親
蠶作五絲歲歲蠶登麥熟時密令中使視郊圻歸來
奏罷天顏悅喜阜吾民鼓玉徽小樣盤龍集翠裘金
羈緩控五花駟繡旗開處鈞天奏御捧先過第一籌
右詞予家所藏後有洪武己未凌雲翰跋跋云宮詞
五十首乃寧宗后所撰理宗所書有印幸未坤寧祕
玩六字與臣杜思忠摹刻六字今亡二十首他日得
其全補之按宋史楊后涉書史知古今此詞爲后所
作無疑但理宗子書母詩不應用祕玩圖書而幸字

或是辛字理宗或是寧宗也後人錄訛凌氏亦欠跋
明耳今併錄之於藁嗚呼此詩在元已亡其半今不
錄出湮沒必矣并記凌雲翰字彥翀錢塘人住湖墅
元之貢士也

和杜秋興

子美秋興八首誠冠絕古今之句世言和者祇不自
知而徒取效顰之謔余友四明洪貫字唯卿嘗爲崇
化令素以吟咏自誇晚年致政羣友戲曰汝能和杜
秋興則吾輩當傾囊爲君一醉也洪一夜吟成人咸

以爲句格切肖真有神助不免於無病呻吟之誚實
出人人也因錄於左庶不泯其才其一葉落千山瘦
盡林峯尖如劍列森森海沙郭索饑呈穽庭砌蟬
出俟陰弟妹存亡千里月江湖風雨十年心無端觸
目傷懷事况復頻添夢後砧其二劍閣西連鳥道斜
上皇今喜到中華題情詩寄溝中葉賣卜人看海上
槎霜冷玉樓思舊帳月明胡騎泣寒笳秋來懷抱偏
難遣城上芙蓉又着花其三歲月能消幾局碁白頭
空作楚囚悲廟堂籌策非吾望湖海踈狂似舊時三

輔關中國未解六龍天上駕還遲荒原戰骨知多少
精爽誰無故里思其四金殿籠香繞博山鸞輿隱隱
出花間丹青日照麒麟閣鐘鼓聲嚴虎豹關海岳有
靈碑聖治革夷無路動天顏五雲影裏簾開處幾憶
趨蹌到從班其五山川震蕩日無暉盡道將軍智力
微暫喜嶠函聲鼓息又聞河洛戰塵飛于今世事知
誰在老我人情與俗違江上草堂風雨惡飯盤端不
待魚肥其六西風吹浪打船頭白露寒凋玉樹秋金
甲寶刀千騎老紫薇黃閣幾人愁關河夢逐簾前燕

烟水情忘海上鷗王粲近來消瘦盡強攜書劍客南
州其七文皇身建救時功四裔咸歸覆幬中西幸鸞
輿悲險道東還龍旆逐羶風一身貧病頭將白三月
天山火尙紅江畔秋雲無限思強歌巴曲醉巴翁其
八御溝流水帶逶迤粉黛三千映月陂寒露不凋三
秀草野禽飛上萬年枝將軍書報降王死河漢星看
織女移鄉夢秋來頻到闕分明龍哀玉端垂

古詩今對

山陰正郎高居賢臺一日會於友人金茂之家言嘗

出差雲貴間其地絕不知詩因遇秀才卽試一對以
占之時值暮春則曰馬踏紅塵風力軟衆果無對者
余思自亦莫對金曰吾有一對惜乃古詩高以爲戲
金曰雞鳴紫陌曙光寒豈非天生對乎衆客撫掌金
嘗有乾坤聖世空搔首久亦未對予以雲雨巫山枉
斷腸對之又金課生徒一對曰人間自古無仙骨池
上于今有鳳毛皆舊詩今對天生而成昔人有云天
下無做不得之文字惟有對不得之對觀今高金二
君之句又可見世未嘗無無對者之對也

凱風寒泉卷

錢塘郁士端才能博雅嘗爲縣佐好書畫余家世契
幼時見所藏有王維輞川圖錢選草蟲圖戴進春曉
圖皆冠絕古今名筆并此望雲正己水天一色城東
別墅共名十愛其三子心之矣郁沒而十圖入於郎
仁寶之父大亨大亨沒而十不知所嘉靖癸未仁寶
復獲此四圖然皆散碎零落仍以裝潢併爲一軸粘
滌樓題其首曰凱風寒泉以寓有賢外孫之意俾余
跋之予以各圖雖天地間元物入得人失公世玩好

復何計焉蓋此四圖又皆當時名公鉅卿注意發揚
特爲士端者故若陰有鬼神呵護之復歸仁寶嗚呼
郁沒而郎守之郎失而今復之殆五十年餘矣舊圖
宛然豈非神人獅子之類歟嗚呼郁氏子孫微矣而
仁寶方以文章名世故不復於郁而復於郎又非荆
璞和氏之遇也歟噫物固有數也余自幼見至今三
百甲子而復得題名其末亦數也感嘆再三書以入
吾仁寶芸閣右跋乃憲副徐汝容先生之筆曰滌樓
者吾師侍御粘美中之號其卷之詩文皆一時名公

所作其事之奇不能盡述也故錄其跋云

人詩異出處

重名清望遍華夷恐是神仙不可知。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廟堂只是無言者。門館長如未貴時。除却洛京居首外。聖朝賢相復書誰。世多誦頌聯而不知作者舊嘗聞。乃宋劉昌言上蒙正之詩也。事文類聚又云張虞登進士第一題興國寺壁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云君看姚奕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如言未知孰是意。

張寫劉詩亦未可知耳

張天錫

張錫字天錫別號海觀錢塘人也天順壬午領鄉薦
春闈不偶授山西大同府應州山陰縣教諭天資俊
拔下筆成文誠八义七步之才也其豪放飄逸則鯨
吞海吸而青樓紅粉名公鉅卿爭相迎遞遠近無不
知其名者惜未大成而卒至今人傳之家嘗有竹數
竿作亭其間名曰醫俗因記之以顏於亭然其文雖
近謔亦足致理今舉此可知其餘也記云余退閒之

之不可... 門幾二十禩既而作老
於家極貧簞數十個者... 節因作小亭於其間
爲柱六覆以茅取窮朴之意生於是亭則清聲憂玉
醫耳之喧囂幽香細... 之銅臭和葉如...
之遙樓笳鼓饌醫口之... 勁節又可以...
夫自變而失守者因取... 曰... 守...
非聖人孰無病病非六... 病各有醫故醫
貧夫以財醫夸夫以... 人... 好色
之人以美女而... 此亭焉... 南梁

畫棟而主人俗者何不
何也不能醫泉石膏肱
碑可同也哉

鳳山休暑

貫雲石元功臣阿雲海涯之孫名雲石海涯號酸
齋生而神彩秀異聲絕人及長少知讀書遂仕爲
翰林侍讀學士後稱江南賣藥於吾杭人無識
者嘗休暑鳳凰山有詩云路隔蒼苔水通泉花如
玉濛濛蛟浮海近雲窻遠山寒嶺空高沈

不知秋水。上開門。忽見暮帆。東物華萬態俱忘。我北望惟心一寸紅。又臨終作辭世云。洞花幽草結良緣。破我瞞他四十年。今日不畱生死相。海天明月一般圓。洞花幽草乃妾名也。予舊有其集詩。不滿百前律所未載也。今北山樓雲菴乃藏修之所。

、東海題壁

華亭張東海汝弼雅善作草書詩有高致。雖歷官粉署而聲華籍甚。玉署不能容。遂出守南安。南安小郡也。以張故爲名。邢朝觀至京師。因訪於學士之宅。學

士方有客且輕郡守之名却而不見不知其爲張也
東海題其壁有始知東閣先生貴不放南安太守叅
之句拂袖而去學士出見之懊悔弗及明日追之已
行矣

△箕詩改紅白

嘗有人召仙請作梅花詩仙箕遂寫玉質亭亭清且
幽其人云要紅梅者卽承曰着些顏色點枝頭牧童
睡起朦朧眼錯認桃林去放牛又一箕題鷄冠花詩
亦如此改其詩云鷄冠本是胭脂染洗却胭脂似雪

糖只爲五更貪報曉至今猶帶一頭霜

虎歌

弘治初錢塘安溪山多虎患縣令獵人捕之一日而
獲三虎縣令獻於鎮守鎮府喜加以美言獎之然令
實貪墨者焉時有府辦俞鳴玉善譌戲作詩嘲曰虎
告使君聽我歌使君比我殺人多使君若肯行仁政
我自雙雙北渡河亦得詩人之意焉

△東坡孤鴻詞

東坡在黃州作卜算子山谷以爲不喫烟火人語至

今傳誦其詞云缺月掛疎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

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

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汀冷

一本作寂寞吳江冷恐非也

予謂何則

極精托意深遠似不可以易解也後見詞學筌蹄解

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斷暗時也幽人不得志也獨往

來無功也驚鴻賢人無所自遂不安也回頭愛君不

忘也無人省君不察也揀盡寒枝不肯棲不偷安於

高位也寂寞吳江冷非所安也以爲得肯但意鴻不

木棲今日揀盡寒枝未免背理不若易枝爲盧耳每

每語人人以予爲是昨讀野客叢書方知所以乃東坡在惠州白鶴觀所作惠有溫都監女頗有姿色年十六而不肯聘人聞坡至相隣溫謂人曰此吾壻也一夜坡吟咏間其女徘徊窻外坡覺而推窻則女踰垣而去坡物色得其詳正呼王說爲媒適有過海之事此議少寢其女不久卒葬於沙灘之側坡回聞之悵然故爲此詞也又隋李元操有鴻詩曰夕宿寒枝上朝飛空井中似亦有木棲矣自悔讀書不多也然又思東坡之事已矣朱子解易亦曰鴻不木棲或得

平柯則可以安今詩止用一枝字終碍理耶叢書無
刻板錄之

詠蜻蜓

王振鵬元世祖時人善詩畫仁宗賜號孤雲處士子
幼時見有蜻蜓詩畫卷於里中旌德觀誠妙筆也詩
有黍離之哀想宋季之遺黎其卷多人題識今亡
矣今以記憶者錄之於左其自題蜻蜓詩曰露涼芳
草曉風吹紗翼輕明水影欹莫便臨平山下去眼睛
雙眩碧琉璃末二句意其寫圖之時必伯顏駐師皋

亭

臨平地名

之日不忍故國垂亡而虜騎之覘杭得詩人

之比也故和者雲間張耳云翠華銷盡厲氛吹四翼
低飛兩眼欹秋水藕花搖落久也愁點碎碧琉璃嘉
禾周鼎云蜻蜓偷眼藕花風滿地 遮漢宮怨入

孤臣詩畫裏百年遺墨灑啼紅張世鳴云花落清明
陣陣風臨平山下舊行宮蜻蜓不管興和廢猶掠殘
香寬忽紅平湖潘寔云不隨沙鳥度涼風欸欸孤飛
過舊宮十里湖山依舊在野蓮無主向誰紅仁和夏
時云曉起 漲滿天眼愁側視嚇 飛來小影

風蒲外紅藕花開不及前
仁和劉邦彥云舞風點水
得人憐轉盼雙睛碧玉圓
莫向臨平山下過藕花風
景不如前

七修類藁卷三十三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卜重作栢梁體

唐景龍四年正月五日中宗移仗蓬萊宮御大明殿
會吐蕃騎馬之戲因重爲栢梁體聯句一首詩云大

明御寓臨萬方中宗顧慙內政翊陶唐韋皇鸞鳴鳳舞

向平陽長寧公主秦樓魯館沐恩光安樂公主無心爲子輒求

郎太平公主雄才七步謝陳王溫王當熊讓輦愧前芳上官

昭容再司銓管恩可忘吏部侍郎崔湜文江學海思濟航著作郎鄭

情萬邦考績臣所詳考功員外郎武平一著作不休出中腸著作郎

郎閭權豪屏跡肅嚴霜御史大夫鑄鼎開嶽造明堂

將作大匠玉醴由來獻壽觴吐蕃舍人嗚呼此中宗宗晉卿

所以點籌於后也栢梁之作君與臣下而已未聞后

與公主昭容可與也太宗作宮詞使虞世南和之而

虞尚以體非雅正不奉詔今君臣后妃外及夷人雜

然賡酬恬不為怪不知當時何無世南者也

中詩

正德中年京都士人忽焉以巾易帽四方效之然巾
本古冠服也一時變更自覺駭異况販夫走卒亦有
戴之者以其價廉易辦耳殊可惡也於時予有俚語
四句以詠人人俚曰忽出街衢不奈看今時人物古
衣冠望塵走俗人心厭况又庸人戴一般友人孫體
時一日戴巾來訪恐予誚之途中預構一絕予見而
方笑孫對曰予亦有巾之詩君聞之乎遂吟曰江城
二月暖融融折角紗巾透柳風不是風流學江左年
來塞馬不生駢二人相對一笑孫善詩字雜作尤佳

一時有聲場屋惜不能一第而卒

唐爲晉諱

晉史中台星圻時以爲大異張華等應其禍唐太宗
詠司馬彪續誌却云政宣竹律知時平玉條備豈非
唐爲晉諱耶

詩文論于肅愍是非

竊論程篁墩作于肅愍旌功錄敘有曰當景帝之不
豫也公與廷臣上疏請復憲廟於東宮期必得請乃
已疏再上至闕門而石亨等以是夕奉迎英廟于南

宮復位收元用大學士徐有貞策卽誣公等以大逆
下之獄給事中王鎮等爲之廷劾至言臣等與于某
誓不同朝左都御史蕭維禎等爲之廷鞫則謂于某
等意欲迎立外藩以危宗社奏上英廟持之而有貞
進曰非此今日之事爲無名由是議決蓋國史所書
炳如日星而天下之所共聞者也嗚呼自昔權奸將
有所不利于忠勲之臣則必內置腹心外張羽翼蛇
盤鬼附相與無間而後得以逞焉若漢太尉李固之
死梁冀宋丞相趙汝愚之死韓侂冑與肅愍公之死

石亨一也夫以胡廣京鏜執政而馬融爲之草奏李
沐爲之疏詆司刑之臣又相與文致之而后衣冠之
禍成故竊以爲肅愍公之死雖出于亨而主於柄臣
之心和於言官之口裁於法吏之手不誣也首禍之
罪則通於天矣春秋討賊必先黨與亦烏可緘默而
自異於孔氏之家法哉此段可謂得當時事情之實
而斷之明決也李空同爲于公祠堂記有曰予觀今
人論肅愍公事未嘗不酸鼻流涕焉蓋傷爲臣不易
云夫事莫大於君出虜入排遷主戰四者旦夕之勢

而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異是或見鮑莊事輒曰
夫葵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忘喪其元乎孟
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也然將軍
蠡留侯良功成身退天下兩高焉此又何焉嗚呼難
言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非忠貪盛者違智歟而
虜擁太上皇于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
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
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
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公颺言

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與且太子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爲公恕者否耶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忿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咎予也嗚呼傷乎傷乎此段可謂既能明于之功與心又能推原致禍反覆變化文益奇而公益崇讀之眞爲酸鼻也不知文刺史漫抄云錮南宮易太子爲公之罪予已辯之矣見國事類近時鄭繼之詩又曰雖重獲罪戾社稷功不小不知何罪戾即可笑可笑

杜韋娘

高髻雲鬟新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
事惱斷蘇州刺史腸此詩唐宋遺史以爲劉禹錫罷
蘇州過杜鴻漸飲醉宿傳舍既醒見二妓在側驚問
之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遣某來問何詩答以前
詩唐詩紀事亦曰禹錫赴吳臺揚州大司馬杜鴻漸
命妓侍宴類聚又以爲韋應物過鴻漸之事予意劉
禹錫韋應物皆爲郎中皆刺史蘇州但鴻漸未嘗爲
司空且大歷四年死矣韋在蘇州乃貞元間去杜死

日廿餘年劉在蘇州元和間又遠矣韋劉且不論決
非鴻漸必然考之元和間杜佑爲淮南節度正揚州
之地工部侍郎之陞也必誤寫爲杜鴻漸否則爲白
樂天正與韋劉同時又皆狎浪詩酒者也

啄木

啄木本名鴛也俗稱啄木異物志謂大如雀喙與足
背皆青色今所見相符但形大於雀而時有紅嘴者
及見王元之詩曰淮南啄木大如鴉頂似仙鶴堆丹
砂則形色又異之矣後讀爾雅翼方知有兩種大者

頂有紅毛謂之山豕木然以青色者爲圭故內經載
青綠之羽蟲是也魏野咏曰千林蠹如盡一腹餒何
妨馬道曰不顧泥丸及惟貪得食多乃一戒貪而一
言材亦各寓意之不同皆得詩人規諷之情

野牛蟬聲

宋方圭好以詩譏人一日宋庠宴客於平山堂圭談
詩不已偶見野牛就木挨癢宋因曰野牛恃力狂挨
癢有客對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圭幾與毆不久圭有
連坐之禍又詩客陸某出言無忌一日與客同宴偶

爾聞蟬使客咏之客曰綠陰深處汝行藏風露從來
是稻粱莫倚高枝縱繁響也應回首顧螳螂自是其
人少戢後乃善終予思近多此輩不以陸爲法方爲
戒鮮不仆也

、左國幾

開封舉人左國幾妹夫不憐其妹取妓以充後房一
日妓逃而左作詩嘲之詩云桃葉歌殘事可傷家池
莫養野鴛鴦閉門連日春容減仍對無鹽老孟光世
傳誦之子以詩則妙矣乃狎語也在左爲之不當

瞿宗吉

吾杭元末瞿存齋先生名佑字宗吉生值兵火流於
四明姑蘇明春秋淹貫經史百家入國朝爲仁和山
長歷宜陽臨安二學尋取相藩藩屏有過先生以輔
導失職坐繫錦衣獄罪竄保安爲民太師英國張公
輔起以教讀家塾晚回錢塘以疾卒所著有通鑑集
覽鐫誤香臺集剪燈新話樂府遺音歸田詩話興觀
詩順承稿存齋遺稿詠物詩屏山佳趣樂全稿餘清
曲譜皆見存者聞尙有玉機雲錦遊藝錄大藏搜奇

學海遺珠不可復得也子家又有香臺續咏香臺新
咏各一百首皆親筆有序觀此則所失尤多也昨因
當道欲得先生事實書集詢之子孫所答十止二三
誌銘亦亡之矣因述其梗槩又嘗聞其旅事一律云
過却春光獨掩門澆愁漫有酒盈樽孤燈德雨心多
感一劍橫空氣尙存射虎何年隨李廣聞雞中夜舞
劉琨平生家國縈懷抱濕盡青衫總淚痕讀此亦知
先生也噫

荆叔詩

唐詩正聲載荆叔題慈恩寺塔詩云漢國山河在秦
陵草樹深暮雲千里色無處不傷心予嘗以此詩於
塔無相涉後聞終南山有小白石處刻一詩足有唐
風字乃晉體深五七分惜無名也傳其句又是前詩
及讀唐詩紀事而此詩亦曰題塔又係於無名之下
但又註曰不知何人題名荆叔予復疑之因考姓氏
諸書並無荆叔之名而紀事可謂收唐人能詩者盡
矣所以復註如此此特好事者僞名偶寫此詩於塔
高棟不考而遂編入於正聲必矣昨會史乾用云親

見此詩於慈恩塔果小白石字刻如前所聞在塔之頂並無人名然後方知前詩必題終南者好事者鑿移於塔如孟東野咏薔薇之石今移於史給事家也

、
和詩

今人但知和詩不知義有三焉依韻和之謂之次韻或用其題而韻字同出一韻謂之和韻如張文潛離黃州詩而和杜老玉華宮詩是也用彼之韻不拘先後謂之用韻如退之和皇甫湜陸渾山火是也然唐以前亦未聞也必有廢焉意興而已觀文選何劭張

華二陸三謝諸人贈答是可知矣就使子美不過如
是如高適寄杜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求杜則曰
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杜送韋迢云洞庭無過雁
書疏莫相忘迢則曰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杜又
云雖無南去雁看取北來魚惟元白二公多有次韻
陸皮則盛之矣至宋蘇黃輩唱一廢十甚則全集如
蘇和陶是也嗟夫詩以道性情一拘韻脚縱有高義
或不能用况短於才者乎且如東坡天縱在惠州寄
鄧道士詩卽次韋蘇州寄全椒山中道士韻時事尙

不同也庶或可展其才然拘之卽有工拙韋云今朝
郡齋冷或憶山陰客澗底東荆薪歸來煮白石欲持
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蘇曰
一杯羅浮春遠餉採薇客遙知獨酌罷醉臥松下石
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蒼中人空飛本無跡
觀此二詩已覺有性勉之別至於韋結二句先輩以
爲非復言語思索可到出自天然若有神助然則蘇
結安能及之

于肅愍詩

于肅愍公謙爲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時一日遇
惡客劫舟遍搜行囊更無貴重於腰間金帶者盜亦
不忍取去及還朝並無一物餽送自作一詩云手帕
麝姑及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
得鄉間話短長噫此人之不可及而後功業之如天
也

一 胡王詠女史詩

國初海寧胡虛白號斗南正統間錢塘王致道號蘭
芷皆一時詩人集未見也嘗見其詠女史之詩今各

錄其一題者二首餘可知也胡題楊妃教鸚鵡念心
經詩云春寒卯酒睡初醒笑倚東窗小玉屏早悟眼
前空是色不教鸚鵡念心經王題楊妃云禁苑養驕
兒兒驕母命危褒斜山路險不似在宮時胡題綠珠
墜樓云花飛金谷彩雲空玉笛吹殘步障風枉費明
珠三百斛荆釵那及嫁梁鴻王云主難因妾起妾心
安肯違身爲金谷土魂作彩雲飛冲雅規刺皆有詩
人餘意

仟佰

前漢食貨志曰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顏註仟謂千錢佰謂百錢文字音義又曰仟謂千人之長佰謂百人之長此仟佰說錢說人漢志元帝紀曰出入阡陌師古曰阡陌田間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此阡陌又從阜矣然漢志又曰商君壞井田開仟佰而陳勝傳贊曰躡足行伍俛仰阡陌則說田處又從人說人處又從阜考之韻會仟字下仟佰之得通作阡陌字下市中街亦曰陌通作佰則是古字從人從阜通用之也昨讀玉篇於人部則載錢於行伍之仟佰於

阜部則載田之阡陌似較韻會又明白

詩字不穩

鄭谷咏鷓鴣曰雨昏青草湖邊過嘗讀埤雅鷓鴣最惡濕天陰卽以木葉被身安有雨昏時而尙於青草湖邊飛耶又如林逋之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對則佳矣不知鷓鴣未嘗木棲也雍陶咏鷺鷥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在當時馮明道輩舉此爲陶警句子以易過行立二字儘有理趣蓋行於青草必是鷺矣立傍白蓮魚安知是鷺耶否則人遠

視亦未知爲鷺鷥而行動魚不知耶又如張仲達之
滄海最深處鱸魚啣得歸嘴脚何長也李商隱錦瑟
詩云錦瑟無端五十弦五十弦自有故也豈謂無端
辯證類已言矣此皆顯名之詩礙理有如此詩豈易
作耶

趙武孤兒事

予嘗辯明趙武之事苟不見春秋之傳史記諸文於
前觀者以前日之言爲主一時尙疑特并錄于左

史記晉世家曰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

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爲趙後復與之邑

史記趙氏家曰晉景公時趙盾卒子朔嗣朔娶晉成公姊是爲莊姬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之三年賈爲司寇乃治靈公之賊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誅其後非先君之意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趨亡朔不肯

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厥許諾賈擅與諸將攻
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滅其族朔妻
有遺腹走公宮匿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程嬰曰胡
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幸而男吾奉之卽女也
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
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
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
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
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

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二人乃謀取他人嬰

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

新序卽程嬰子

程嬰出謬謂諸將

曰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許之隨攻公

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

我謀匿趙孤今又賣之乎諸將遂殺杵臼與孤兒以

爲趙氏孤已死然趙氏真孤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

中居十五年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

召趙氏孤兒匿之宮中名曰武諸將入問疾景公因

韓厥之衆以脇諸將而見趙孤諸將曰昔下宮之難

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攻屠岸賈滅其族後與趙武田邑如故

春秋經曰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曰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卻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童子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

曰不敢侮鰥寡所以
立武而反其田焉

胡傳曰按左氏趙莊姬
之亡譖於晉侯曰原
屏將爲亂欒卻爲微
晉討趙同趙括以其
田與祁奚韓厥言于
君曰成季之勲宣孟
之忠而無後爲善者
懼矣乃立武而反其
田然則同括無罪爲
莊姬所譖而欒卻害
之也

劉向新序邵子經世
歷皆據史記趙世家
書之元金仁山前編
又復踵修二三大儒
因襲承訛遂爲定論
世惟知屠岸賈之殺
趙氏而程嬰匿孤復
讎也後又

編爲戲文人第以爲實事殊不知信史不如信經與其信諸儒遠者之傳孰若信聖人近者之言哉豈抵牾者爲可據一而羣言不折衷於聖人可乎春秋旣曰晉殺其大夫趙盾同趙括胡傳據左氏之言以註之未聞有屠岸賈之事也若以馬遷趙世家之說爲信則事在晉景公之三年已誅趙括趙同趙嬰齊而立武矣安得至十七年十七年晉世家文又誅同括而立武耶且景公十七年元魯成公之八年左氏之言正附夫子之經晉世家何可信矣然則三年之事非妄乎或者

止書誅趙同趙括庶合春秋左傳豈應又併趙朔滅
之而有立武之事耶立武之事晉世家未踰年趙世
家至於十五年之久馬遷亦自矛盾也諸儒獨據趙
世家之言而不參會於晉世家是以錯耳以趙世家
論之旣曰岸賈不聽韓厥之言不請景公之命然則
韓厥不可告君乎其後韓厥對君曰吾君獨滅趙宗
似又景公知之也縱使景公不知成公之姊匿於宮
岸賈聞產索於宮事變周章景公獨可不知乎苟權
臣矯命上下無敢誰何固有之矣然則背戾於聖經

差錯於年久不惟與左氏相牴牾而本傳於理於情亦自牴牾也或者曰金仁山不有二事之說汪德輔不有不足信之語予曰仁山旣疑爲二事則當折其岸賈所滅之趙非趙朔之族同括之殺不當復稱立武庶幾不背聖經與傳也德輔旣云與經相戾不足信又不能辯其所以之非以告諸人人嗚呼是非頗謬於聖人馬遷於此微諸

七修類稿卷二十三終

作美張九三三三

七修類藁卷三十四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婦人詩詞

昔於雜錄中見廣信道中有杭婦金麗卿之詩家住
錢塘山水圖梅邊柳外識林蘇平生慣占清涼國豈
料人間有暑途豐城道中又有詩婦余叔柔浪淘沙
詞雨溜風鈴滴滴丁丁釀成一枕別離情可惜當年
陶學士孤負郵亭邊雁帶秋聲音信難憑花鬢偷數

卜歸程料得到家秋正晚菊滿寒城夫麗卿之識林
和靖蘇東坡則已不能有出門擁蔽其面矣叔柔可
惜於陶學士其意果何在耶可笑可笑

評詩難

晏元獻喜論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
富貴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方盡言富貴
殊不知樂天以道此二句非富貴語是看人富貴者
也故魯直矯之曰不如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
青春深好予以老覺之語固不如笙歌者矣而笙歌

燈火之說爲看人富貴亦求之深遠魯直矯之二句
恐亦僧堂道院之所有耶元獻何不自思已句梨花
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可矣至於舞低楊柳
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富貴氣象形容盡矣

ㄥ 南詞難拘字韻

樂府古體起自上古韻旣不拘文或多寡而其來歷
又有樂府詩章等書可考也南詞似多起於唐也如
千秋歲荔枝香因貴妃誕日長生殿奏新曲二闕未
有名適南方進荔枝遂以二詞名之念奴嬌名娼也

故連昌宮詞有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
阿溫堆禽名也聲最美玄宗一取其聲一取其名各
以製曲菩薩蠻大中初女蠻入貢瓔珞被體號菩薩
蠻遂製此也春光好因羯鼓催花花開而製惜未通
知其祖於唐者蓋明皇知音律之故而後知音之臣
因各祖之故花間集名爲填詞之祖而所集者自溫
飛卿而下十八人耳宋陸放翁又云晚唐詩格卑陋
而長短句獨精巧後世莫及正指此也又如隨筆之
辯伊涼州曲皆出於唐亦其一證然照字依韻名曰

填詞今一詞之名雖同而文有多寡韻有平仄不同
者不可辯明正無樂府詩章之書證之耳如康伯可
之作應天長詠閨情云管絃喧繡陌燈火照塵香舊
腸斷蕭娘愁歸路緩彫轡獨自歸來凭欄情緒 楚
岫在何處香夢悠悠花月更誰主惆悵後期空有鱗
鴻寄紉素枕前淚窗外雨翠幕冷夜涼虛度未應信
此度相思寸腸千縷又曰管絃繡陌燈火畫橋塵香
舊時歸路腸斷蕭娘舊日風簾映朱戶鶯能舞花解
語念後約頓成輕負緩彫轡獨自歸來凭欄情緒

楚岫在何處香夢悠悠花月更誰主惆悵後期空有
鱗鴻寄紉素枕前淚窗外雨翠幕冷夜涼虛度未
信此度相思寸腸千縷然後篇比前多二十字矣葉
少蘊之作念奴嬌詠中秋云洞庭波冷望冰輪初轉
滄江浩浩萬頃孤光雲陣卷長笛一聲吹破洶湧三
江銀濤無際遙帶五湖過酒闌歌罷一般意味難道
回首江海平生漂流容易嘆佳期難到縹緲高城
風露爽獨倚危闌傾倒醉酌清樽嫦娥應笑猶似向
來好廣寒宮殿爲余聊借蓬島又曰洞庭波冷望冰

輪初轉滄海沉沉萬頃孤光雲陣卷長笛吹破層陰
洶湧三江銀濤無際遙帶五湖深酒闌歌罷至今鼉
怒龍吟 回首江海平生漂流容易散佳會難尋縹
緲高城風露爽獨倚危檻重臨醉倒清罇嫦娥應笑
猶有向來心廣寒宮殿爲余聊借瓊林旣換韻又換
字矣此皆不知孰是原本孰乃非調豈非無祖詞以
證之耶至於憶秦娥諸人所作皆仄韻者而孫夫人
又有平韻者水龍吟本是首句六字第二句七字也
如秦少游贈妓云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

陳同甫春恨云鬧花深處層樓畫簾半捲東風軟蘇
東坡詠笛云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而陸
放翁春遊摩訶池者摩訶池上追遊路紅綠參差春
晚而首句乃七字第二句反六字矣柳梢青初起三
句皆四字也皆用平韻如秦少游春景云岸草平沙
吳王故苑柳裊烟斜雨後寒輕風前香軟春在梨花
行人一棹天涯酒激處殘陽亂鴉門外鞦韆牆頭
紅粉深院誰家周美成佳人云有個人人海棠標韻
飛燕輕盈酒暈潮紅羞蛾凝綠一笑生春 爲伊入

恨熏心更說甚巫山楚雲斗帳香銷紗窗月冷着意
溫存而李易安春晚者子規啼血可憐又是春歸時
節滿院東風海棠鋪繡梨花飛雪 丁香露泣殘枝
銷未比愁腸寸結自是休文多情多感不干風月此
乃首句四字第二第三總成八字又是仄韻也至於
瞿宗吉之辨漁家傲本頭句第二字皆仄聲起而揚
復初凌雲漢乃用平聲起見樂府遺音似此不一若以周
德清謂句字可以增損者論又非其名此或南詞北
曲之不同也以予論之南詞但要音律和諧或平或

仄俱可也二句合作一句一句分成二句者則句法
雖不同字數不差妙在歌者上下縱橫所協耳頭句
不拘正如律詩之起亦然但多少數字似不可也况
至於多少二三十字者哉若歐陽公春暮摸魚兒捲
繡簾梧桐秋院落一霎雨添新綠對小池閣立殘粧
淺向晚來紋如縠凝遠月恨人去寂寂鴈枕孤難宿
倚欄不足看燕拂風簷蝶翻草露雨雨長相逐 雙
眉促可惜年華婉婉西風初弄庭菊况伊家年少多
情未已難拘束那堪更迤良景追尋甚處垂楊曲佳

期過盡但不說歸來多應忘了屏雲去時祝此則前
拍第二句第三句多一字後拍第五句又少一字而
那堪更字當是韻佳期過盡盡字是韻今皆無之恐
決不可不入選者或是也故少蘊之念奴嬌或可而
伯可之應天長原註十九句則前闕決非矣歐之應
天長又少似康不知何也

△元末僧

嘗記元僧有詩云百丈巖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
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骷髏就此埋又一云殘年

節禮送紛紛盡是豪門與富門惟有老僧墻下雪始

終不見草鞋痕予以當時忻笑隱思斷江無無極皆

著名斯時要如二詩落脫高遠夫豈可到惜忘其名

也繼而入我朝又若衍斯道仰姚廣孝成莫大功勲濬天

淵超然入道關仲猷勤無逸一如初皆化夷臣服其

餘泐李潭祥止菴洽南洲復見心仁一初祿天然道

竺隱噩夢堂輩或以詩文名世或以輔藩有功十大

高僧之說豈虛語哉不知亡國之時何至僧人如此

之多或曰此輩原非僧流入國朝畏法而髡之雖然

今之時亦少若人也

更無一箇是男兒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軍皆解
甲更無一箇是男兒世傳此詩乃花葉夫人蜀亡輦
入後宮宋祖問而作者傳記雜編又載爲前蜀王衍
降唐時興聖太子作詩曰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
牛繫鼓旗二十萬軍皆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既皆
蜀亡之作其辭又類正史不載者也當存疑以俟

蘇賈詩似

東坡梨花絕曰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
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賈似道寒食絕
曰寒食家家插柳枝舊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
當醉青塚兒孫幾個知然二詩同意而皆妙但賈賊
知人生無幾故乃耽樂葛嶺不知兢兢報國非可以
此意比也蘇詩予意既曰梨花淡白又曰一株雪恐
重言相犯且不見咏梨花之好不若易梨花淡白爲
桃花爛熳更佳

一 沈園詩祖意

宋陸放翁沈園詩蓋因前室唐氏而作事具歸田詩
話詩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
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又云夢斷香消四十年
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踪一泫
然讀北夢瑣言唐江淮間有妓徐月英其送人詩云
惆悵人間事久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中
水忍照鴛鴦相背飛似陸詩之意本此

二僧詩累

元末高僧四明守仁字一初錢塘德祥字止菴皆有

志事業者也遭時不偶遂髡首而肆力於詩云故一
初嘗云或從事於文墨非以廢道沾名蓋有不得已
也止菴曰詩豈吾事耶資黼黻焉耳觀此可知矣八
國朝皆被詔至京後官僧司一初題翡翠云見說炎
州進翠衣網羅一日徧東西羽毛亦足爲身累那得
秋林靜處棲止菴有夏日西園詩新築西園小草堂
熱時無處可乘涼池塘六月由來淺林木三年未得
長欲淨身心頻掃地愛開窗戶不燒香晚風只有溪
南柳又畏蟬聲鬧夕陽皆爲太祖見之謂守仁曰汝

不欲仕我謂我法網密耶謂德祥曰汝詩熱時無處
乘涼以我刑法太嚴耶又謂六月由淺三年未長謂
我立國規模小而不能興禮樂耶頻掃地不燒香是
言我恐人議而肆殺却不肯爲善耶皆罪之而不善
終

△述懷詞

成化間仁和教諭聶大年以詩書名世人來乞書多
以東坡行香子馬晉滿庭芳應之二詞一言不必深
求問學一言仕宦亦勞皆不如隱逸之樂也後聶召

至京修史而死貧不能歛似若預爲已言者然二詞
亦果痛快今錄之藁行香子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
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歎隙中駒石
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盡天真
不如歸去做箇閑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滿庭
芳云雪漬疎髯霜侵衰鬢去年猶勝今年一回老矣
堪歎又堪憐思昔青春美景除非是月下花前誰知
道金章紫綬多少事憂煎侵晨騎馬出風初暴橫雨
又淒然想山翁野叟正爾高眠更有紅塵赤日也不

到松下林邊如何好吳松江上閒了釣魚船馬晉字
孟昭仕國初吳下人也

釋疑字樣

一字有二音不同而所指多程語誠不可不識也故
玉篇之前以爲奇字特錄出示人謂指迷也余惟或
二字俱要換音者或只換一字音者他書所載倍多
玉篇惜不能記憶也今以知者補玉篇之不足錄之
藁而尙俟日益之耳

星宿

音星秀二十
八宿是也

番禺

音潘愚廣
州縣名

欸乃

音襖霽舟
中歌聲

瀧

水瀧音雙德音木萬俟音木尚音木句讀音句豆點袒免音伍

世汨羅一音博羅縣名牂牁音臧歌蜀冒頓音沒突

名可汗音克寒漢唐關氏音煙脂角里音祿理四

龜茲音正曹大家家音已上玉篇者月支音肉身毒

魯般般音樊於期於音嫪毐音勞酈食其音食其

寧馨兒寧去聲僕射射音姑射射音無射射音淳沱

音鳥馱疆場場音盟津盟音國土土音陶甄甄音堅

增繳繳音枹鼓枹音琅邪邪音耶邪谷邪音綸巾綸音

二音音可儀樽儀音宰更率音盤飧飧音孫矛盾盾音食黃

能能音奈三足驚委蛇蛇音移於戲音鳴呼尸解解音解般若般若音鉢

惹釋衆生衆音中落魄魄音託隱几隱去聲野燒燒去聲母

止母音貢見今龍兌兌音尊方與音房豫糊塗音鶻突

遠去聲遠害全涯音牙詞押音些息个切天音軒胡

扁音貶頰殷赤黑切溺奴料切尿也宿留音秀相宅

相音擲掘襄尺襄音讓君與臣揖厭厭音葉推手曰

亡慮亡音倒景景音影耐可耐音能詐謾音詐郎罷罷音

擬擬音人隆準準音拙休告告音骨朵朵音都阿誰阿音元齊

衰崔音扶服匍音曲逆去音遇多音解解音谷音蠡音墨尿眉音康居居音

渠
函谷函音咸

仇山村

山村先生仇遠字仁近宋咸淳名士宋亡落魄江湖
博通經史賸有詩聲惜未見其集以行世也至元中
薦爲溧陽敎諭轉寶慶路敎授不赴改將仕郎杭州
路總管府知事致仕就家錢塘今西城脚下尙有遺
址在焉年八十卒葬錢塘北山棲霞嶺予在抄本中
見其閒居十咏因錄於藁詩曰堦前紫蔓金絲草籬
壁紅垂錦帶花梓澤平泉易銷歇春畱富貴與詩家

樹隔殘鐘遠欲無野雲漠漠雨踈踈飛蚊盡逐南風
去父子燈前共讀書仰屋著書無筆力閉門覓句費
心機不如花下冥冥坐靜看蜻蜓蛺蝶飛鶯花韋曲
舊時遊老去閒情已五休却笑東風無檢束又隨飛
絮過南樓鳥爵喧啾未肯棲狂風吹樹影離披屋邊
尚有斜陽在更看山人一局碁風挾濃雲起砲車捎
窻雨脚亂如麻山中茅屋應安穩不問溪聲送落花
新竹修修綠覆牆讀書門戶亦陰涼道人清福不肯
受却入西山看夕陽翠袖佳人倚暮寒雙禽蹋破玉

欄杆空山月落春風換直作羅浮夢裏看茶甌紗帽
慣迎賓不是詩人卽道人細雨斜風君莫出綠陰門
外有紅塵珠簾玉柵綺羅紫猶有承平京洛風飲罷
歸來遊騎少一庭明月夜方中

王張臨終詩

嘉靖丙午秋杭友王時雨澍張文東涑卒王布衣而
張貢士張方三十餘而王則七十矣然皆以詩鳴時
計其才學王不逮張遠甚臨終王有三律張亦有三
絕王則近理而張浪言也豈非又在于素養而不可

論其才學錄以喻吾徒王詩云青鏡看餘醜愈羞瘦
形真類活骷髏有書數卷兒堪讀無力千鈞德可修
生際太平今七秩好還造化近新秋瓦棺衣紙山人
事寄語兒郎莫笑尤南北東西走市園獨慙無補在
人間三春花鳥湖山麗二雅風情日月閒塵海遊魚
今又古庭槐戰蟻去仍還平生心事明如鏡便對閨
君也好顏三度饑年一病身二毛疎落不勝貧誰聞
玉食層霄客獨念茅廬薄命人推枕未尋深竹木酌
泉聊與淨埃塵靜原世故真蕉鹿強倚蓬牕獨自吟

張詩云寄謝親朋兒女曹歡娛怨恨一時消從今結
束歸家去水自深兮山自高有身有累負沉疴何似
飛禽入網羅幸得脫然高舉外小兒造化奈吾何吾
是蓬萊一散仙塵緣不斷枉牽然追思三十三年事
雲在青山月在天

求益薄養二帖

子書室之外有燕樂堂朋類講學宴飲則於此焉因
見序錄述古人薄養之言少爲增損配以古人求益
之事揭二紙於壁一以代求益之告一以免薄養之

罪今錄置藁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吾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僕自以才不過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自吾得之後世誰知定吾文者邪又任昉爲王儉主簿儉出已作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嘆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由是敬好終身吾嘗嘆此二事達者之言每對客目爲美談今世俗相承所作詩文或爲人所詆訶雖未形之辭色及退而怫然者皆是也嗚呼今人一善而悻悻

自得視此不有愧哉子嘗願學而人不屑教故特書
之客座以代夫求益之告也 晉陸納爲吳興太守
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公飲酒幾升食肉多少溫曰
年大來飲三升便醉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曰素不
能飲止可二升後伺溫間曰外有微禮方之遠郡欲
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忻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彞在
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柸客主驚愕納徐曰公
飲酒三升納止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溫及
賓客並嘆其率素又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爲羣牧

判官時客至未嘗不飲或三行五行酒沾於市果止
梨栗肴止脯菜人皆不相非也嗟夫此事吾子奉已
待賓之法深有取焉今人少薄遂以爲鄙不知此何
益也且日用不細吾故備錄一通於燕樂堂或大賓
見之亦不罪予之薄奉也

蝦助詩

層濤瀟沫綴蝦行水母含秋孕地靈海氣凍成紅玉
脆天風寒結紫雲腥霞衣褪色脂流滑瓊縷烹香酒
力醒疑是楚江萍實老誤隨潮汐落蒼溟右蝦助詩

乃元薩天錫作也薩詩子家所藏可爲全矣亦失此律況贈多人口特書之

麤犇

昔王荆公創字學而爲東坡問以麤犇二字之義遂不能荅殊不知麤字說文鹿行超遠也假借爲粗細之粗乃古文也犇字說文走也從三牛者亦古文蓋古文雖曰出於倉頡而其時不過觀天地人物山川草木之迹以成文六書之義少也其後列國各爲制字又自不同觀通志引證一代殊文諸國殊文可知

矣故鄭樵曰先儒以義理說文字者徒勞心力耳是古字可以義理會耶荆公號識古文不能荅則又何耶

、
禪月大師

僧貫休俗姓姜氏字德隱號禪月大師金華蘭谿人
生於唐末以詩得名初投詩於吳越王曰貴逼身來
不自由龍驤鳳翥勢難收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劒霜
寒十四周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
名上凌烟閣豈羨當時萬戶侯王語之曰詩則美矣

若能改作四十州當得相見師喟然曰州不可添詩
亦不可改孤雲野鶴何天之不可飛耶遂杖錫去之
至富春申屠山大雄寺之南誅茅棲息後入蜀以詩
投王建曰河北河南處處災惟聞全蜀少塵埃一瓶
一鉢垂垂老萬水萬山得得來秦苑幽棲多勝景巴
歛陳貢愧非才自慚林藪龍鍾者亦得親登郭隗臺
建遇之甚厚終於蜀也有西岳集七卷然亦善繪本
教之像唯羅漢最著多作古怪之貌不類世傳篆書
亦不合法也近世止知不肯改詩之事餘知者少也

百篇試

唐有日試百篇宋太平興國五年趙國昌應百篇科
自陳求試上親出五言四句曰松風雪月天花竹鶴
雲烟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凡二十字爲五篇率
四韻至晚僅成數十首特賜及第紺珠所載如此中
吳紀聞却作孫奭時號曰孫百篇不知何也

七修類藁卷三十四終

